



青年小叢書

不能麻痹



華東青年出版社

不能麻痺

定價：1,000元

著者：盛鵬鈞

繪圖者：陳惠明、楊劍明

出版者：華東青年出版社
上海靖江路25號

總經售：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

印刷者：華東青年印刷廠

1953年1月初版

1—20,000

編者的話

本書的作者戚鵬鈞同志，今年二十歲。他出生在一
個長工的家裏，曾斷續的唸過三年書，解放後參加了民
兵。這篇小說是他讀了高玉寶的自傳體小說後，得到
一山東青年社」的同志的幫助而寫成的。

這篇小說，通過一個地主偷種子的事件，表現出農
村中地主階級雖被消滅，但反動的地主分子，仍在陰謀
破壞農民的勝利果實。因此，我們不能麻痹，應該時刻
警惕，對任何壞分子的破壞活動，要堅決予以鎮壓。

戚鵬鈞同志在文化學習上的努力，對正在投入文化
學習的廣大青年朋友來說，是一個很好的學習榜樣。

一九五二年十二月

說起來這還是五年前的一件事。

一個秋天的早晨，原家村的一個農民原大法推着一輛小車到東坡去收梳子。車子上放着四條蓆袋和一把割梳子的刀子。

原大法在東坡的這二畝地，原是本村地主孫龍相的，土地改革時分給了他。因為孫龍相瞎了一隻眼睛，所以原家村的人都叫他「獨眼龍」。

他推着小車到了梳子地，割了幾穗一看，大吃一驚，原來梳子都沒有粒啦！他急忙圍着梳子地走了好幾遍，差不多每穗都看了，也都是一樣。他心裏又氣又覺

得奇怪，站在地頭上想了老半天，喉嚨裏就像有棵棉花球塞住了似的。最後他想：光站在這裏生氣，站到明天也不是個頭，回去告訴村幹部去吧。

他到了家，放下小車，拿着空梳子穗就往外走。他老婆問他：「你往哪去？怎麼不吃飯呀？」他也沒吱聲，只管急急地走。

原大法走到村政府裏，



正好村長王明和民兵隊長原二虎在那裏商議什麼事。他把梳子地裏的情形說了一遍。王明和原二虎聽了還有點疑惑，三人就一同到那梳子地去。村長和二虎一看，果然穗上都沒有粒，地上掉的也不多。二虎心裏想：這可不像家雀吃的，家雀吃不了一這麼些；一定是人偷的。可是怎麼偷的呀？光把粒偷了去，地上掉的還不多！再



說現在家家都有地種了，二流子如今也都改邪歸正了，這事是誰幹的呢？

村長心裏想：這裏面一準有鬼，說不定就是地主幹的把戲。

原大法心裏就想：這是誰這麼沒有良心，半畝多秫子一點也不給留！為什麼單偷我的呢？他眼看著一片沒有粒的秫子，心裏着實難過。

三個人站在地頭上討論了一會，也沒有找出什麼頭緒來。這時候日頭已經上來一竿子高了，村長說：「咱們晚上再研究吧，天已經不早啦，別誤了活。」三個人就分開了。

二

村長裝了一鍋旱烟，對着燈吸着，看了看二虎和原大法說：「你倆先估量估量偷秫子的是誰？」

沒有吱聲的。

民兵隊長原二虎心裏想：村裏的春生過去因為家裏窮，秋天上坡拾草、挖野菜，好隨手辦人家一個半個苞米，不過土地改革後再沒聽人說他幹過這種事，很顯然不是他偷的。難道是「獨眼龍」嗎？一九四五年土地改革的時候，他雖表面上向人民低了頭，但以後不久就跑到城裏參加了「還鄉團」，年底解放縣城的時候，被我們捉住了，判了四年徒刑；出牢後也上坡幹活了，有時還

給別人家去耬地，要人家幫助他改造改造；村裏有時派他個勞役也很積極，難道他是假裝老實嗎？

他又想：偷梳子的人也許是王小辦，過去他是「獨眼龍」的狗腿子。可是如今他不是也改邪歸正了嗎？

原二虎想來想去，到底沒估量出偷梳子的是誰。他一聲氣也不喘，只是瞪着大眼看屋樑；但原大法的梳子被人偷去了却是事實，自己是民兵隊長，有責任，因此心中很感不安。

原大法心裏想：偷梳子的能不能是王明恩呢？去年我和他曾結了個疙瘩。又一想，覺得不對，王明恩不是那種壞人。想來想去，他也沒估量出偷梳子的是誰。

村長心裏想：偷梳子的一準是地主，可是是誰呢？

是「獨眼龍」嗎？從那裏能找到線索呢？他想了一會，見他倆不吱聲，就說：「我看先把昨夜值班的民兵叫來問問，一齊討論一下，你看怎麼樣？」二人答應說：「對啊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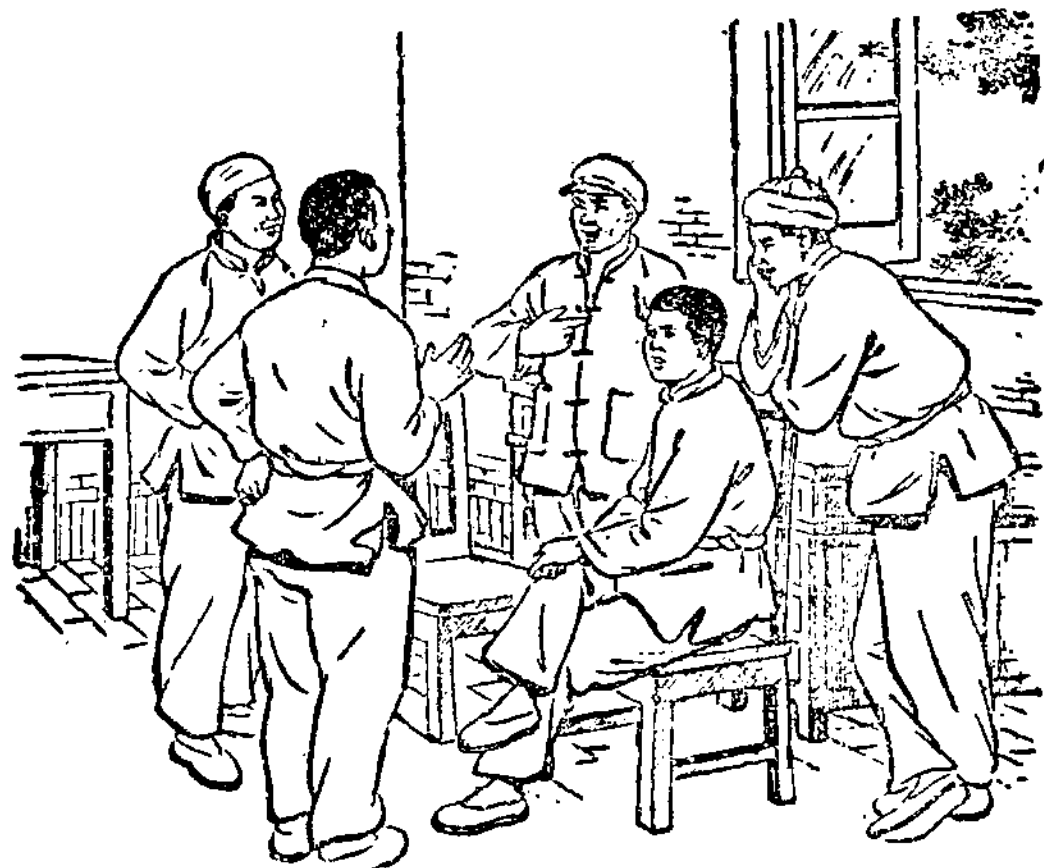
一會，二虎把民兵孫清山、王春松叫來了。他倆在過去是村裏民兵中最積極的分子，思想覺悟算是比較高的。

村長問孫清山、王春松：「你們昨夜是什麼時候回家的啊？」

孫清山說：「和平常一樣，半夜多就回家啦。現在又不是戰爭時期，揣着枝槍轉轉個啥勁！如今地主也都老實了，比不得土地改革剛結束的時候。說心裏話，我

連值班到十二點也不願意，不如早些回家睡點覺，天明幹活好有精神。」

王春松插嘴說：「對呀，我早就想向村長提個意見，我看乾脆把站崗、值班取消了倒好。過去村裏很混亂，我們要組織民兵保衛治安。如今地主見了我們吓得像老鼠一樣，你說還用管制麼？現在上級成天價號召發展生產，說發展生產是當前



全國人民的重要任務；俗語說：三春不如一秋忙，若是取消了站崗、值班，都早些起來上坡生產，你試試，比光口頭上說發展生產強得多。」

村長一面聽一面想：問題是嚴重的。羣衆、民兵以及村幹部二虎和自己，都逐漸麻痹起來了。假若地主是因為被鎮壓而低下了頭，那麼現在正是因為大家麻痹他又想要抬頭了；應當通過這件事實驚醒大家。想到這裏，他就把丟統子的事告訴了孫清山和王春松，要大家找找目標。

大家討論了一會，差不多把村裏的地主、狗腿子和一些行為不穩當的人都數出來了，都沒找到影子。村長說：「這事情大家不能光看成是丟了半畝來統子，這是

壞分子鑽空子破壞。過去我們民兵工作做得好的時候，從來也沒有丟過莊稼，現在大家思想上都麻痹起來了，都認為和平生產就行啦，就出問題了。當然強調生產重要是對的，我們正需要發展生產；但是我們不能麻痹，要知道地主現在還不死心，美帝國主義還正想擴大侵略戰爭，他們還時刻想把我們踩到腳底下，因此我們不但不能取消民兵，還要按上級的指示把民兵工作加強，不然就要吃虧。目前這件事怎麼發生的呢？難道這不是地主和壞分子鑽咱的空子嗎？我敢斷定偷統子的人一準是地主分子；老百姓如今家家都有地種了，誰也不會去偷人家的。這個問題應當引起我們大家的重視，要趕快調查；不然，這樣下去，壞分子就又要抬頭了。我

相信只要我們大家警惕起來，一致努力，壞蛋一定能挖出來！」

大家聽了村長這一番話，好像頭上澆了一瓢涼水，都清醒過來了。

最後村長說：「咱明天就把村裏的地主、狗腿子和行為不穩當的人都監視起來，尤其是『獨眼龍』，要特別注意他的一切活動，找找線索。」

原二虎和兩個民兵齊說：「對！咱們就照村長的意思辦吧。」

原大法點了點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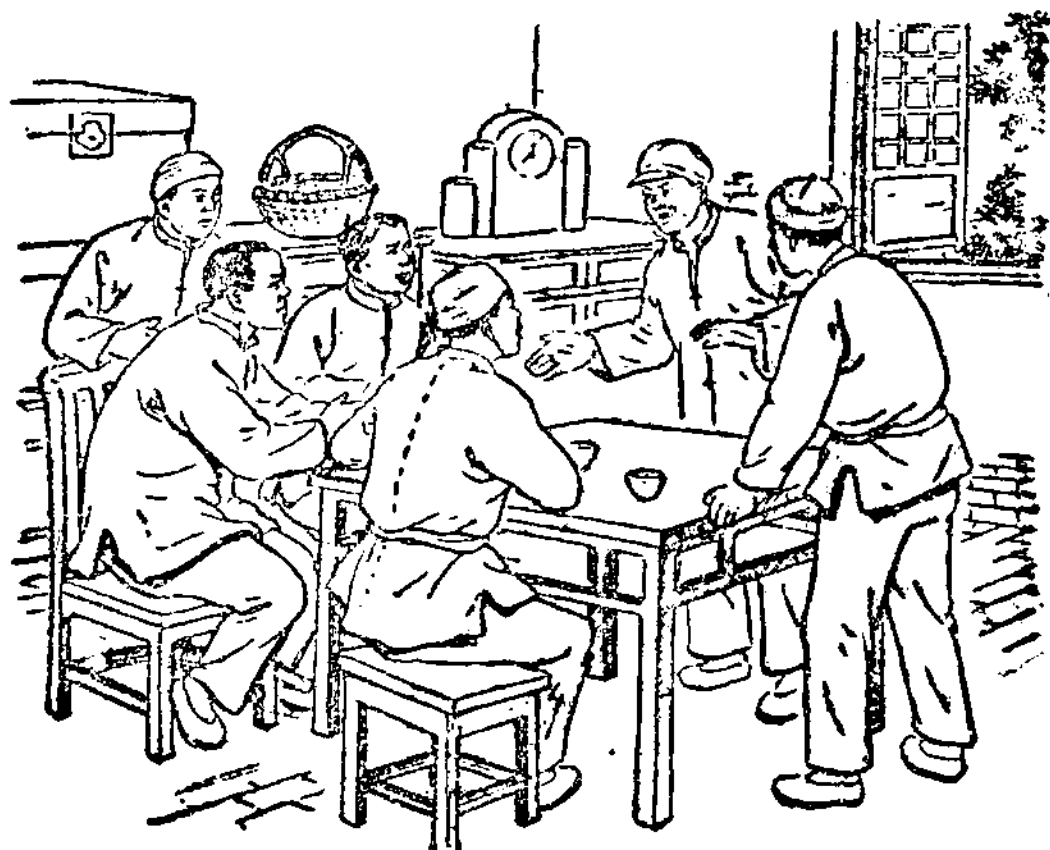
大家走後，村長躺在炕上翻過來覆過去，怎麼也睡不着。他心裏想：這個事情明天應當馬上報告到區裏

去，若不馬上挖出這壞根來，以後他們就更大膽了。

第二天，村長約着二虎到區裏向區委書記作了彙報，區委書記同意王明對這件事的看法，並給他們一些指示。

兩人回村又召集了民兵會議，照區裏指示的精神機密地佈置了一下。

三



這天晚上村長正吃着飯，二虎進來了，他問：「你怎麼才吃飯？孫清山他們還沒來嗎？」

村長說：「我下北窪去打高粱葉子回來晚了，他們還沒有來，等一等吧。」

等了一會，孫清山他們一夥人都來了。

村長看了看大家說：「大家把情況啦啦吧。」

王春松搔搔後腦瓜子說：「上回村長說偷統子的一準是地主，還估量八成是『獨眼龍』，當時我還不大相信；今天我聽原大法他二孀子說昨天『獨眼龍』眼瞟着村長和二虎哥到區裏去了，一會便溜到了王小辦家裏去。我看這裏頭有鬼。」

孫清山倚在門框上，手摸着耳朵說：「今天我聽

『獨眼龍』西鄰家人說，他早晨挑水時，看見王小辮溜到『獨眼龍』家去啦。」

二虎說：「前幾天我對這件事認識也挺模糊。就『獨眼龍』這兩天的行動看來，我覺得也很可疑；在街上碰上了他，他表面還裝着沒事的樣子，可聽他說話的聲音却很不自然，我看偷梳子的是他。」

別的民兵也談了些許多類似的情況。最後，村長說：「大家的看法現在是一樣了，地主並不像我們想的那麼老實。這使我想起了的一件事。有一次我在區裏開會，會後閒啦呱時，區委書記說：一九四二年德國鬼子打進蘇聯時，被打倒的地主富農，還爬出來幫助德國鬼子壓迫蘇聯人民呢！那時十月革命已經二十多年啦！現